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銜次對揖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考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爲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

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毋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毎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
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
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旣
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
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
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
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

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叙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

則禁私史　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研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鬪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自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屏于胡元之手眞可浩歎永樂中編修周叙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嫓漢唐而有光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奏不省揭傒斯淡是之而爽臣自相為力主之揭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愛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犬號吽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叅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兒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

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
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
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旣已信其大節若
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
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
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宜愼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

臨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蓄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眞也

襲影

古書中儘有襲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目從耳眞源賦便云舜雖米平陽爲父舐目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詁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京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令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摭百家侔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祐

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

房綰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琯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

館從之𤪌字令璋思㢘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肅肅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

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

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爲相參宰相論政上前

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巳辭略他議事

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

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淸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爲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　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註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

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迴護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都是讚歎誇張却不爲根

退之肥而痜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嘲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最是

餘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

王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濮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脩質可讀序辯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滄泉之史筆何减孟堅鹿門之叙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勦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餒殃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棺哭之作焚棺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殃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illegible]郡中數十人子孫必興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敘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敘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耻齒坐以前爲耻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凝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名一元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潴水不可耕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代以龍韜虎略方圓乘未之耕雀角鼠牙遠速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歛襆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

之許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
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
帶牛已懸磬於索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
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擬王將軍之武庫
束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巧料無負
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
口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包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凡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
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宜王淮北之伐謂定
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脅
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師荒者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　太祖爲
勝世之師　太宗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淸花園堂
詩中二句云可惜名花眞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益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因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縣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者之曰必
曰事我富貴可得而虛晉張與傳作史思明語曰

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拘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選主白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畢棲待哺不異鶴鶉俶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漫假而當一宵受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桀譽堯已非況罵堯以譽舜乎

嘉魚城記曰上則洞庭下則彭蠡狩萑爲盤縣當

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類皆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一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爲重然不過閒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齊虜者俾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爲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鉞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鉞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月稍久或指以問鉞鉞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張靑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過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曆宜評儘着中下輙稱韓馮胡黃頴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覩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討無復之則曰傫之曰匪勉曰闕免尤甚曰鄭甚新婦曰新負異曰昪須臾曰須摇赤幟曰赤志又以姝字代亦字古稱姝亦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亦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象望建祠堂塑巳像咸淳中有盧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继被知英主齊昌隆中謝朏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燦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 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

中亦有千姓編爲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聃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録集

夾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怪録楊用脩改爲幽怪録因　世廟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為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槲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攽字貢父有公非集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爲狀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鎡有文集數十卷行于世自名爲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歷憲副之文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嘗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為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　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不對即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假託習舛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騢

宋有碧雲騢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騢者厩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
出之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紫如霞片故名
之聖命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
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
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
及仲尹既敗家破畧不撫恤又納宰相賈昌朝至
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日魏泰所作

正楊

楊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

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闇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祭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荊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則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篔簩韻書四豪簩字下注云篔簩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鶠詩曰時一出輕芒蹬蹬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澁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改爲雒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雒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灋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水从爲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咋不由者即豸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㫖曰刑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

廾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厶為公蓋分厶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獶雜子女鄭註曰獶當為優孔穎逹曰優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獶字一曰優者借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註另古瓦飜即剮字也剮一作冎

駛騁二字爲壯年謝官不承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方

禮爲礼處爲処與爲与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饑爲飢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煢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

之桀桀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
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櫬盛屍謂
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櫬而長年用
帆檣所呼爲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爲作力繩櫬
則何死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壟壟古
者墓而不墳也耶鄭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
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番舶至步有下碇稅郎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至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靑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罾步卽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

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手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儈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月盞山縣曰合山江邊人

伐获曰山上夫盖多而衆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
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
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
弓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稾
賜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于雙生曰𡥆又曰孖
寡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瑑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僕遬一作祿藪

僨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僨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翺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

弇州卮言深詆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荊棘爲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闈者蓋取警懲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雨雨束濕不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譁鬨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墻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闈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曰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爲二十七月君臣同之

唐之西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加之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朞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頲進言玄

宗得召還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溢也

冥服襆襘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

鳳泉里執苦養母以墨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父名益故字說無益字蘊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妥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劾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間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音與高廉同其俗字劇多皆鄙野依附如𡘫音穩大坐穩也⿱不高音矮不高故矮也⿱不長亦音矮不長故矮也奀音勒不大故瘦也⿸石山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摜門橫關也氽音倘人在水上也㲈音魅人沒入水下也閄和馘反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也𣬶音鬍毛口故鬍也丼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自范成大帥靜江時已有之見桂林虞衡志今又有⿱羽走泵之類殆難研究

俗語有五葷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眞人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鳥魚鴈有夫婦之倫狗

有冠玉之譏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義

弓稍繳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

弭即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

之名卣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罟爲羅兔曰罝麋曰罞彘曰羉魚曰罛又曰罭

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旐又以帛續旐末爲燕尾

者曰旆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有旍曰旂剝鳥皮毛寘之竿頭曰旟以白練為旒曰旃

一染曰縓今之紅也再曰赬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砠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屬者曰嶧獨者曰蜀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

崗陂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崒又曰厜屭一曰巉巖山如堂者曰厂如堤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山形如累兩甗者曰隒山絕曰陘多小石曰磝多大石曰礐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山續無所通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遂高者謂之京

厓內爲隩外爲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爲潏重厓爲岸涘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爲氾別通於谷者爲瀱泉見一杯爲瀸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為灉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為潬源淺出於底下者為漢水決之澤為洐洐水不流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水草交曰湄潜行為泳

水注川為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為潏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

水草交日湄湄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即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逮治萬安等罪以爲人臣欺罔不忠之戒　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

以爲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多紕繆徒爲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之艮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爲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言宮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度若惶當議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韻

惺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茶惺亦作蒼黄然則
蒼惺蒼黄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
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
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
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
可肖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艮隅海
子濵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
艮隅則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議以爲本宮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城之東非誤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顏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今誤以為東阡萬星郊圻晴鮮傳古云城外百里為郊邦畿千里為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皆為郊圻矣議以為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靈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靈靈不爽則是靈靈不明
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
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
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
傳註輸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內外與合外內
文義皆通其輸字異字官板原是紓字與字恐近
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　先帝謚
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語子絕
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謚議實是

稱頌　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諡議係禮部
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讀何不明言改正今旣進
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已嫁禍於人　上曰御製
文字旣考據不差周洪讀偏執淺見妄肆詆毀本
當重治姑貸之俱罰俸兩月

事起

議封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
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内熱

漢制總羣官爲廳日省分務而專治日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鐫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隋與庾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存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連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者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

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榭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日

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

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鞾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為故事即

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戀戀攀樓亦直道

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稍侈彌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能之至 國朝文武並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 朝廷下所在通行賢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 莊周字休 仲雍字孰哉解者曰雍孰食也 梁武帝法名曰羯磨 蘇子瞻一字

和仲　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　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毋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秦氏

昔牛金之子通忠改爲牢又改爲尞豈因通瑯琊妃事覺被罪而子孫爲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員李邦楨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與奘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又可與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極品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褒字師卿其義何居褒原名褒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

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聖賢同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即從其姓攷之名說備度集作慶鎰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臚唱者以消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陞唱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爲頑鈍椎鄙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歟乃眞欲也

桀一稱大犧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紂號之名已起于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為酒僊稱韋蘇州為詩僊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為兵僊文僊

范文正稱御史為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賃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致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

夫張于余為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為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大監亦曰王振振既陷　駕土木王編脩恥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陞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壽召入為庶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
臣旣伏誅王編脩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
祖諱乞改名舜功有　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
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旻等劾
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
違父命抑且煩瀆　聖聰當治其罪有　旨王臣
無故攙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
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參駁不知是閤中所票
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槩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近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閱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　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likewise去僅三月若大周即侍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眞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敞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
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
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為南吏
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
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嘗路改南光祿
少卿茹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
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
即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即布衣亦有定分

何况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

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又路遥得一遇一揖爲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從衆可矣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終